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四明樓

鎬大防

啓別藁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
藩之風采自聞成命已播先聲恭惟其官孝造
至涯行爲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
瓊彝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文上名冠於
龍虎榜中運幙掄才未舒婉々之畫蘭其選士
已問袁々之登立螭陞以書言接鶴行而布武

俄分郡寄遠暢土靈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
譽至子游友李無閔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
通材兼一時之在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洽最為
天下之先範罔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荫
惟時節水寔近行都海匝三垂地綿千里清朝
偃武久元裔少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險
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鄰必欲得第一流
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菟符宿姦甚落
瞻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幘幪伊邇素梓知歸
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

子敬之壇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
別台躔豈知閑冷之身復拜榮煌之座曾是堂
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鳥因丈人
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後卿

上公分陝聿嚴帥閫之確定士依刘叨處二車
之任爰通名於下執喜託迹於洪鈞恭惟某官
百伐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独行之氣堅任重
道遠之心奧學淵源振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
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闕之秋遇雷厲

風飛之工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亦為
趨藁藍梅尤著稟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切成
而退道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關之要
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況若虛肯
為蘓李子佩印之樂經綸未完威望益隆公尚
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
其季術荒疎性資允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兒
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為箕粗守傳家之旧
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幸念平生願上

於膺門而今日得游於儉府趨風伊迓撫已知
榮駕馬如鞭僮綏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
它日之陶鎔潭府清涼暑風清潤願體冕旒之
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啓

孤蹤何取妄干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其龍
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
儒半生苦李蹉跎場屋徒堅鉄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後五野無二頃
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仕心勞王事嘗抗塵

於三紀之間位亞卽曹竟賚恨於九泉之下弟
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於碑陰孰是金蘭之
旧候金人於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留路之
知不忍向隅之泣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覓義風之厚假
以子捷之力開其寸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於成
就茲蓋伏遇某官夙高耆望光輔昌辰雷厲風
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
興方將任使於賢能願豈遺忘於獄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其敢不俯激懦衷仰酌恩紀便當

銜初以上先塋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少之報青瑣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啓鳳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効塵埃俗吏方為孝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某官性資冲靜
經孝通明文字五千渺波瀾於筆下雲夢八九
忘芥蒂於胸中早收俊造之科經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太季久居吳士之閩博士伴雙旌乃為
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怀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抗摩凋瘵闕決是非似閔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厯士元之展驥
其可再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其去微晚
出贈蹇羊生頃辭董楚於尉曹復較錐刀於征
筦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
堪驚爪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曰能時
之姑試鈇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干
閒

代通劉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迺有登龍
之幸敢修竿牘仰徹齋鈴恭惟公官問望雷霆

又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侔造化之五噓
道真泳圣涯奧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原歷穷千古而若在日前泛覽百家而不專
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旨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閎入仕皇都
声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圣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具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徑躡鑿黃越現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
久唯其選今見我公矧茲若雪之辰是曰股肱
之郡白蘋泛月想神想虛定之深皇蓋領春祿

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尚鬱壯猶
刺史入為三公更現盛奪其初無它枝早與一
官徒堅錢硯之心猶負金籛之訓典閩山之醜
務俄闌十年充樵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茲
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載塗行吏身而受察豈
惟亢戢於吏師之側折將橫徑於政李之余哦
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几
宦士之俱歎

代通趙郡王啓伯圭

瞻帥閫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旌於澤
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緘預通下執恭惟
公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為善
深知於景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
宛然常布之流籍甚縉紳之望惟親賢之並春
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既
封南服下移千載之旌戲濟和薰惠夷之風畏
爰如衰耆之日橫池赤子懔威名於鯨海之深
大舶賈胡傳政譽於鷄林之遠樂若溪山水之
勝奉珍臺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

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後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貞封分閭中之巨屏
橐瓌戟纛益嚴亞保之多儀袞綉貂蟬入侍合
宮之盛禮寵光有赫福履難量公早與一官本
無它枝典閩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檇李之法
曹魏無三語茲叨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
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款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旧願承土直之
餘哦一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

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欲事於去大夫令局劾官幸獲依
於部刺史迹多殊於兩地庇實托於二天敢因
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公官風儀嶽峙
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李寬天人之際羨嘗
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独在十九人之列
論功班賞已足稱五千騎之去戒桃李不言之
蹊豎松松後凋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虞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

徐樂皆安在助亟示睿恩俾遷輔郡擁麾出守
屢宣愷悌之仁攬轡規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
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
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切
即听召环之命某濟南冷族海內腐儒幸苦半
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濫參九府之司豈
期樸樾之資獲在旃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
匠之鈞鎔躍冶敢觀洪炉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曳裾東閣載瞻元衮之光華剖竹南州復与大

炉之造化寵驚神味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
以揭陽為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
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鯨莫以除百世之害坐使
垂夷之地一如歲甸之間惟我皇家尤重邊徼
正常擇士以戢承流如某者蹉跎元堪嶽崎可
笑紹弓冶之餘習綴縉紳之後塵兩地監征力
較錙銖之利六年李邑備宣朱墨之勞會元健
吏之声称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邊城之佐首
干正相之尊得倖宛陵忽坐遭於擯斥奉祠梓
里亦久就於休閒孤迹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

秦陸步而登悵毀奢之交改驚錫黜之四至息
黜補劓苟逃城三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
問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於真儒目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牆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
之未填尋故步於釣墀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
礼訴危衷於洪造復煩一牽手一投足之勞俾
守海隅以安蛩蟊惡漢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
秦嶺雲橫何必同家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寅
緣茲蓋伏遇某官以王佐才為天子相內以緝
熙於庶績外為鎮抗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

朝之治為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
叨任使某敢不布宣詔旨抚字民生益遵父教
之忠毋怠官司之守與漉吏之間敢辭行路之
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庖恩之万一

代謝劉提李薦奉啓

畿邑負丞未展秋毫之効士臣誤叫己形華袞
之褒恩重丘山感深肺腑伏念小才如舍薄術
與世疎妄嘗有志於事功頗亦早親于經李屢
操筆硯之習徃從場屋之遊良工之子必為箕
有自来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衰遲白

髮之雙親黜黜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遂因委
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
之淪替嘆世緒之彫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
歎植立以具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為卑
再轉為丞寧復哦松之可樂因簿書之業委鷺
塵土之昏靈應無窮之求急於星火酌方來之
務紛若毛釐但能濯科粗可逃責當官動礙于
掣肘莅事况多于面墻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
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元媿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凡當途之肯幸仰御閣之先達方彭

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有故人之
意夫何么麼適隸按臨忽傳一命之春風為振
孤生之空色周章拜賜俯俛知歸茲蓋恭遇公
官識量恢洪風度疑遠北宮黜之勇一毫弗挫
於八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籍甚節
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惟轂後進
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公敢不
飲水屬操結少酌恩艱輒可憐方賴激西江之
水鵬程欲更新借北海之風起

代賀王詹事啓 十朋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尊固木增固
凡在紳綬之列率深抃舞之私恭惟公官季探
精微氣全剛大聳公台之望於庠校談經之日
吐廊廟之言於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吝
四海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之臣諤以昌
言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用之行
而舍之歲四擁隼旗掩漢室鑿黃之迹一登鶴
禁追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於得人公議咸
期於且相弼諧審論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
弥縫合教房元齡之事業公昂然元似少也何

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譴何之域貳車來正方
將掃齊相之門召駟趣行莫獲為季君之御敢
馳賀牘少見忱衷尚祈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代通薛尚書啓良朋

拜祭戟於黜山當辱老商之明駕屏星於梓
里幸依夫子之伋墻俯已知歸陳誠敢後恭惟
公官身兼數器才出万人深造道真傳伊各淵
源之季發馬詞藻追舒向金玉之人自結上知
遍儀清貫談笑不妨於剗劇功名自覓於通人

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內為侍從
之臣凡迷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
盡四方而扁望期兩地之問津川履而上星辰
忽驚勇退把麾而大江海作賦歸周旋泉石
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傳東山之志寧久遂於
高怀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於迅召公生平無
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切式車之承之十
年德施未知名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趨鳳之
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却居輒通名
於記室龐公僅入城府期雅拜於前選仲夏清

和燕居復暇願調食以候鋒車

代賀趙明州啓伯圭

恭審課績上問為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
西清孝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
之効恭惟某官為善最樂大雅不群風流追配
於古人被服必先於儒者矣橫近派於周為魯
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檀問平之譽弓宗藩之
儀表為全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丹丘著
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下以親奉入人之輿創
閔盛事送列侯之印独被殊恩捲二浙之輿臣

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重浪船風帆
葦卉服猷珠之利蜂屯蟻聚有橫池弄兵之虞
况久集於樓船安分防於海嶠豈止斷白奴之
臂蓋將扼悍虜之吭必得弁卿以當錯節正須
鑿遂耒理亂繩既号地以策勲果自大而渙號
賜金增秩爰示寵於候拜晉筆持荷徑問津於
政路凡京師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
方頃之間陰受刺史三天之庇命召公而江漢
化已知治効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所召音
之播公戴恩最厚仰治方深側問二千石寵數

之頒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望
賓庶以無階燕雀賀大厦之成喜侍營巢之地
騏驥聘夷途之逸豈無附髮之心

代上呂鎮江啓

憔悴餘生幸功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
迫切之愚仰溷高明之听乞云元因而自至詎
敢亡訖以為先竊以文筆不羈妄謂孝君之有
分山公如在宜知拙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
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淑世所艱
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公官量吞

四海氣壓方夫夙懷公輔之壯猶早屈功名之
奇志釣黃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與
風雲之會獨以有用之季兼濟非常之才精忠
上結於主知儒術下飾於吏事發矍游刃未見
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儲於邊徼仰分
西顧之憂守留輦於行都更仕東轡之寄惟京
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律坐嘯未几卧治自召
口聞政績之上達側听召音之鼎未立懦律貪
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独高寒士
赴之如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墻之旧尤祈

甄治之收伏念身與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
之業不能自振於家風廁簪紱之聯徒以猥緣
於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
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口于四
方比參醜局之寮越在瀛壖之表方苟斗升而
自活未密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譴
章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豈嘗知安分之言
亦能誦同旁之戒然而比之顧氏既无負郭之
田較以淵明更乏儲菑之粟不求倚於旌麾之
下是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公大父獲游相君

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藥籠之物屢厚生成
息紀未耐存歿知感迨宵人揖戢於越邑遇明
府弭節於萍江蹤跡自微曾辱步兵之青眼芥
私不贊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
輒忘三瀆之僭大鵬歆化固將借北海之風個
鮒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啓 彥直

居百潦之底自知仰泰山之若輕千戶之封但
願識荊州之面幸茲末屬身在下風多擁篲之
未遑碩馳緘之敢後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

橫秋當世家声功孰踰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
獨高於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硯游刃
未見金牛碩大丈夫所以致自惟明天子以為
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為才貨之淵方竄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詭正資鞭笞之才受耀
貳於月卿仍暫煩於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
於金湯儲序益充燕粟有如于水火當邊隅之
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賢以佐軍所謂
不如賦而足用簿書期公豈久為外府之淹朝
夕論思行即選甘泉之侍其伶俜何數結約亡

奇少讀父書未策勲於筆硯早承世賞偶廁迹
于簪纓自紆俗吏之青衫差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遽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人
屬金沙之汰竭來上國猥儻微官董舳舻之轉
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祗承約束之
虞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於取守駕
馬十駕寧敢憚於驅馳鴉鵲一枝願永棲于笕
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亦寫於太階方深榮幸駕緹屏於天邑遽屏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其材如擗散性
若東昏妄嘗有志於功名頗亦早親於筆硯與
至言對独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絲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遠僅脫微軀於
万死一參下幕幸离小選之七階學邑寧川慮
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鉉刀比改昇於除書俾
總提干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亡誓
殫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
尤八歲三得官莫雷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
號驚薄命之數奇覺晚途之甚寡頌已往之迹

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
隙髮種以如是身違其何之幸霄人未填
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宵壤契
篤金蘭傳好語於西山熒然有喜進孤蹤于東
閣歡若平生窮猿方急於投林駑馬但知于惡
棧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
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為於都下取况忝
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亡羊之牧未及非福今
成喪馬之翁頃踵知歸丘山莫重茲蓋恭遇某
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縱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菲
之家以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礼以人幻疎姆訓
未習組紉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
潘楊之睦自此權与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
又鄭府云既
元齊鄭之嫌

漳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
遊之相遇况老境萬抱孫之愛而見曹怀歸養
之思男女及持幸勿愆於柔日幣帛將意媿不

辦於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李舅弟三女許碩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子今其人
秀出輩流方謹時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聞
暴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
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縵之戒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素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其人
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公人粗傳家法
適得入世鳳凰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

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於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
點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
况是太史公之外孫公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
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協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
之門媿不盍于百兩願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游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
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公蚤傳侍禮尚

余独坐之儒風。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
訓既協鳳鳴之下首勤隔幣之臨佳耦曰妃但
竟門閉之喜色同声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茲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協吉茲諧嘉耦
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决伏承公人幼而岐嶷
早有成人之風而公女資以善柔方親慈母之
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
同在礼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
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洙請婚陳氏書

穎川譙國均著声称益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
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欢公人柔婉有聞素閑
姆訓而公孤犢自立粗習家傳了無問阻之言
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齋鄭之嫌具或
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華契之保牽張氏之一絲
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公人
出鄞水之外家遂歸子我而某男某生台山之

傳舍爰取于吳既母能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
一言而決因締交於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
徽福于東樓公之裔

書

荅綦君論文書

更生

某講聞雋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
文章大侔筆力襄一大過所問幸一甚一少
習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
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
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薰心禍然不死以至一

組鵲有巢正欲資于內助迨水未半深有望於
未歸方當相忘於江湖之中可以尽索于刑骸
之外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以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
馬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一男粗修子職既無
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
千万之費告先近日倚現結縞九十之儀

內弟任文可請婚薛氏書

叙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與

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閑姻訓
從子之粗習家傳不既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
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其存何妨三者之
備官占云吉尚凡五世之昌

沈虞鄉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以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
之記欣然承命捨是為求伏承以人詩祀素傳
稔聞於父教而以女子蘋蘩是訓未習于婦容
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迨潘楊
方睦當預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抗于一葦

臣主相逢之日受命長矣第祿康矣佐國家无
疆之休大開象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
在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凡厥有
鳳翼之志顧如死似亦切展驥足
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水忘操懼為門下之差
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啟

始為刀筆吏愧屋樞棘之聯獲逢君子僚行侍
哦松之樂願惟幸會殊劇驩悰伏惟某官秀毓
山川慶鍾閎閱學淵源而有守才若驍而不留

致身於紅蓮幕守奉死遺策書名於金閨籍上
益著休聲任不釋地而安承有員予之嘆立吏
行之鴈鷺豈端使然哉追朝列之鴛鳴殆不能
晚矣公江湖吟族簿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
身而執質學失其道徒嗟蒞事之而墻壹尾跋
胡轉吭觸諱一邑死不當問肯例以嫵三人必
有我師願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
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公人
幽聞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公長孫某孝謹傳
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尔夫豈偶然徃之女
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鬯之歡敢
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漸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
好速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
公人素鍾淑質久閑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弥甥
不待東床之選蚤荷子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
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勿替于
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夙夕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
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礼遠尋舊盟

日蓄季本自無幾益覓荒落尚何足以言此而
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与質正之來書謂
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灩澦之所迫東而後
有動心駭目之現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
之性本平彼遇風而文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
川之險皆非有意於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
自若也灩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為平此
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
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
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沾襟者然後以為聲之

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以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於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於可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地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恠之奇之三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為文往之奇澁難讀豈平者難為工部者易以動文人習氣終未免邪典謨訓誥無一詰之奇無一

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現聽要必有大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為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為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聞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貫鳥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

不近于衷以思者乎公本不敢為人言之又
極平之視未書豪壯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
少而壯而老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公
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
似然時之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公
之言以趨於平公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願豈有一毫
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
思之

上宰相書

伐叔父

其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
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
也窮冬涸水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於
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
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莖餘潤猶
未自絕於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
漬資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於衆卉而
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於此
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公官弼亮兩朝經畧四海
魏之勲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

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材躬周公吐握之
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
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
一天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投誠於造化而俟其生成哉公受才最早
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
劇邑一任遠郡雖綿力不足以為園家使令而
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
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
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

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
之力大丞相秉化炉于止枯者吹之使生肯使
公遂老于窮哉宋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
長而况造物者乎頭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
蘖于今日而俾用于後維吹之噓之若私于小
物而止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
當縻指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天地萬物惟其明而已矣至人作易幽贊神明
然於卦言明必大其義所是知易之作亦明其

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机而不
反時以為机即幾也竊以為不然圣人言幾而
不言机盖幾者動之微而机者事之要後世之
所謂机者似時而非也言机即近于人為氣象
進從惟怨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廢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為百物生焉四時自
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
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竒為
瑞其實則交物之妖也天之於物尚爾而况于
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

化則亦勞矣故當現万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
然我之用捨時也事物之芸芸於前者六時也
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
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
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
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
邪相公上佐天子下理万務四海之求於相公
者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
在乎坐以觀万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公何為者曩者猥叨龍虎

榜之下陳則固己為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
知遇相公之欲提撕於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
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公辱在泥
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於相公
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子茲矣而公適在心
制中杜門海嶠寔不敢求問達于時今者收召
寬冕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
非公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
曰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
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公如蟋蟀之秋吟

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
予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孝隆

公間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
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与禹
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下之飢何与稷事稷豈
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
猶已飢之也二召子攷之汲、罄竭以極天下
允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

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
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
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况夫已已立而人
或未立也已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
心乎恭惟公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
之季文章奧雅足以規姚姒謀謨忠嘉足以配
臯稷領宥密參執政天下虛席而論相閣下其
選侯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豈望為前朝第
一等以彪炳俊偉俱在史冊子子孫孫是續是

似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也。以經
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
清華之選允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豔
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
卿相蔣氏之家聲日火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
之有孫而閣下之光千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
負一意於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
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
乎治之餘而弗能修播獲之職顛沛流離而叫
呼板援於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公光

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干天子夙節翹然有間
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教
紹吳中異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謀孤
不肖既不能以家季取世科委靡闡葺又不能
少自振拔于縉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
謝相繼惟一弟相与為命又皆困躓連蹇碌
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
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其門戶衰落遽已
至此几無面目以上寃人之丘壟矣罷官三年
固窮田里非日絕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為之地

者故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
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
之孫曾也公也擇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
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
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公應
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
也公与魏公相去四世若一相望如此公親先
丞相之子而沒公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
以哀我者故今日之未棄予無以自見不自知
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泣于不報之所引

乎於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於世士之歸
心於門下者多矣豈待公哉
公自見不自
公
公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祀於齊方二子
之為此也求尽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於徼福
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爰君合禮天相神佑
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
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徇常禮
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殉國建

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為於時天亦
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
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孝志詛
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黜虜倉卒之變翠華
南狩馳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
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粟蓄縮為保家室計
無肯出万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
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明泣望固已聳服夷裔
而專對正辨又足以彈壓屈強不廷之虜故雖
間闕險阻節旄尽落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

之氣卒之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
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功也上天
助順佑我國家為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
亦昭々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
連中宏博異科供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
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
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
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
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駭々大用諛人罔極一斥
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

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
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
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公官以丘軻之季負伊
呂之材周旋外服而隆岩石之瞻翱翔華要而
結兩官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以至閱歲此古今
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顛望卒之覆金甌東魁柄
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
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具於無
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於此不為無意也公不
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公早受忠

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於尺牘先吏部流離兵
火之餘故時圖籍往來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
書藏之中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公雖
無似亦知室秘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
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禪門
下手濟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
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
衍家慶於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將不足為
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
于一郡人亦歎其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

能少振于後官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
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斗升得官
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携孥
累為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然喜懼之年惴惴
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於中仰
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具哀於
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余力一振于窮困之地
則高誼絕俗守士歸心公亦當摩頂放踵以効
万一九原有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
閣哀之

國朝之上趙憲書代趙推

人聞疏不如親，人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意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壯賢，而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為天下不以為我為私乎？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至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務極隆異，親之道，盡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

開選萃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日以益衆，守官門並驅爭衝，天子又搜萃其尤才能者，擢實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為恭，惟公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季，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乎之儒雅，勉石之事業，罔下誠優為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久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願為罔下，胷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在，盟儻從州邑之吏，視

天族之可矣收拾者長券而成就之俾有以自
見于世則親之道賢之義足以仰質朝廷
之盛矣公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
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
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察于茲六幾年矣庶
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
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
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守之难于進益未
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地閣下按臨曳裾旅
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敵者

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悟士類宗族之末尤
所矜憐僮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
也而首受知於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
靈公之才進有望矣故公平日之不敢為不肯
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望門下也古語有
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於奉士之際
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
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
有望於門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公聞念子桑之肌者有最餒之仁憐范叔之空
者有緝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
卹達則相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
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
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
升教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々高風非當
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公官道泣配古人聲
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
共起中興之功而獨於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
所以能生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仗

念公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
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贈蹬連蹇絕人數等
齒名仕版全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
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矣率皆
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与為此痛
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
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
進愈茫々矣分竒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
猶有冀穴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公不于今日

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絃歌武
城先君宰剡谿獲与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
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
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
退百官而公也微賤踈遠尾百僚之底前待末
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
麾毘陵公得以棄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
公為故人之子有惻然具憐之喜今也公之窮
益甚而閣下振按滯淹一牽手力耳今日之進
不為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

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
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公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
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揠拊擢拓之屬不責其拱
把掇栽之用也生於陰崖絕壑中風雨之所侵
蝕霜雪之所摧抑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
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為棟梁而
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
梁之外椽闌店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

材之法焉若樸檟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於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榮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槩論也伏念公生無一竒季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

拔茹於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亦思有尺寸以易於世比仕中都自計司而為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冗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辱謬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搔腕太息知其寬而莫敢辨公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甲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寸之母而闕旨其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几不自聊嗚呼是樸檟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於無用之地是大君

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公官以不世出之才
輔贊兩朝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
夫于一牽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屈彊不
廷之虜如鳳凰麒麟一出而鶚怪狐妖自然逃
遁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幾千万人而猶攷
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
也重念公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
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為棲如飛鳥之
依人將憐之而况公相耶噫公之此來則窮
甚矣公相遂救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
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搗項黃馘與糞壤
俱腐雖欲縻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
之公之命懸於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
鈞慈公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文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鑰大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答朱晦菴書

公伏自士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
進加以宴擣獲特傳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某
亦繼遭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宋嘉才聞
台旆造朝已復返山後知起鎮臨障供不得一
拜記史之間請遠白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
隸知仰歎公師席無申追拜時得門下所著一

文獻卷之五

門下所著

四庫少

答朱晦菴書

十四

明樓

鑰大防

不列

答朱晦菴書

公伏自士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進加以宴擣獲特傳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某亦繼遭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宋嘉才聞台旆造朝已復迓山後知起鎮臨障供不得一拜記史之間請遠白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公師席無申追拜時得門下所著

誦詠探宗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隱為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愧嘗見講筵班退黃夕即對人浩歎或問之日好一箇去處吾曹冒處此如梅菴乃不使一來耶公學殖荒踈無所可用三人修門推遷至此進無補於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類之詞不足以代絲綸之言屏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坐針氈未知自免於戾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州戶曹一見即言嘗拜床下蒙齒及賤姓名固已慚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知故亦言

于請路塞免致屢首論駁以稱陛下安靜之本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貼黃張彥臣事止法甚明若以隨龍之政心非為之放行竊恐此門一開凡隨龍之人扳接不已又不能一一曲從得之不足示恩者或不得者反以為怨不若塞其本原止令回授人不知有成法不敢妄起親心不為小補伏乞膚照今日國之書曰罪與罰對也非不始末繳泉州吳淨黨罪案以月以對其人臣比緣承之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

命所繫尤當加謹嘗考近歲所斷過四百余人
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
自取不敢輕有論矣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二者常也殺人
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
人初無意於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衍寬也特
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之則恐其
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故寧失之而不忍其至
於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皆許秦裁十從寬貸因作靈長

軫記之意脫出何以得此李通定交日淺而得
益已多而况得親炙於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
節強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
季通滯敢此少見悃悞不敢累牘以為竒禮願
雖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為可殺欲得警誨
使知所歸不勝幸甚為季啓蒙之書反復熟觀
無從叩請六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摳衣以
請伏紙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旃

公向者天街一別忽忽四五年慈辱惠書以慰

以荷公杜門却掃荷上思再畀祠祿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鄰下暇日則以故書遮眼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自娛奕碁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致意甚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示新詩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過卓子高哉賢父子真

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姑置是事直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夫水墨積習之工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其尤類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閫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之耶祗之為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荆公以為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為弟屋為秋風所破嘆一詩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筆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輩。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
之妙。別是一種肺肝兼備。衆体間見。層出不
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
以爲詩。又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難之詩。
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苔公恐未
免。矍若乎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又于
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
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也。如在六未必
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寃也。如

中自誅褒姒。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云。不沒其
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
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節。因併
及之。當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胡舊有。下倅。養直
園。爲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
云。意其偶有積雪。爾蓋花門。即回鶻也。公嘗考
回鶻之俗。衣冠皆曰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
雪。然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覓語意精彩。頗
別。又嘗與蜀士黃文叔。嘗食花押。因問蜀中有

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橘押未極為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
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枰也
問之士人云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
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上宜
無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
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橫流而
東後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六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澗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
處對面即綿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

嘉陵江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真絕唱也
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
不行万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為報惟為遠業
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信為荷

答柴殿院之子楸書

公承長書之貺且示以事且甚詳區區非不知
之公自幼典選允滯案至前必究現之可行則
屬使胥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
必悉以底蘊明告之使知其決不可以俸望息
心而歸且曰毋徒為逆旅也晁皆未嘗問識不

識求盡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
同朝今見賢子未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
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從官之外舊日惟
中奉中散大夫以二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
特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
尚可科理捨此則无說矣何也以為帶貼職朝
議大夫與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公之外祖
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
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蓋無此法也來
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

未聞也以為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
未授告猶朝議也公之親伯父紹具三十二年
把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
把遺表

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現尊意所以
未能決然者以猶存虞氏之例也亦嘗為之求
莫說虞君終承議郎无可得遺澤之理以其寓
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為
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与之致仕一名若先
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即之下况已得致
仕恩澤而欲以此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无

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告徒使左右
又旅營則公之所不安也病中草授筆使
以為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父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為迂濶賊然誠
然公推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尚有
當言者如惜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
處若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即鹿无虞
不叶中字上可若以音五公謂詩叶蓬從則上
章葭犯又尚何叶此一音中去之詩必有韻場

則有不叶者又不可強通也車之音斤于常
昭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
艮卦董心切尋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
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堂誤音耶小畜象
獨當乃取詩曠卬補音內引老子六項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吳氏之意不
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古諸多韻跋語所謂言出
而聲諧辭比而嚮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音
節者腫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

服字方悟漢書順矣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作蒲北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
據而不深考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盼字注文
未為甚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方声胡計切扮
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声匹莫切朽目偏合也
一日衰視也从目弓声莫甸切三字甚明蓋盼
如孟子使民盼然盼如老商之一盼又盼庭
柯以怡顏以匹覓一切為与倩絢二音不相叶
又似太甚若盼則几不成字則以不考信說文
之故也姑牽此一端耳江不与陽唐相連而綴

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音謂之轉
声与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考證方可決
然定說不然寧闕之爾每疑十二齊不綴于支
脂之微之後而與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
其說後因現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
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紛并大春之類皆是七字
為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韻若天下摸楷李
元禮方知楷與礼叶齊之所以近佳皆也非好
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闊而已來
教所說也離蹇乾隨臨噬嗑嗑華卦中諸字今未

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
乾之若厲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
如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見羣龍無首告雖欲通
之不可得也但當探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是
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交以陸為達
雖改經文于儀字却叶雜卦之末益雜而又雜
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
疑之改從反對大非古意現其韻叶可見非差
如婦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宥也可求反對乎
此皆晦菴之說為是若實之後去戶則以未然

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声之叶去聲恐無此例
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為復噉覆
之為覆噉救宿之為宿秀無有從其本字之去声
者畫入声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一字通用本音
却是寔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寔為去声恐難從
也如伸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從也履艮
同人卦首今別著卦名貞彖天文上闕文旅彖
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
改然六不可不知也六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
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辨此餘不擬及六不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公辱示及主敬扁榜良齊真蹟文昌章公跋語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大府卿王公字正之公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翼祖廟諱唯已再經祧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為名字及齊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為字卿不以為然公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翼祖已入夾室可復舊姓潞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敢遽改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

復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祧遷省元錢敬直永嘉人也忠告之遂改易直此不可不知也恃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崇憲

公久不嗣音正爾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諭曠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謹為寫四字去但豁字當如此寫溪出于陽水之變体非古也二者俱寫去惟台意所擇瀛字百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古郡于今寫重鎮幸有周完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士

子得以館穀于其下儒風自此逾吳賢使君之名典之無窮矣公衰瘁求去未得尚尔勉强草以修報不究欲言併幾台察

濂谿之濂字書所無公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曾作濂溪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中望以寄示其中公似說濂字如元次山之唐晤語出於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濂徐力監及唐力輩及从水以兼徐本曰薄水也一日中絕小水唐本曰薄水也或曰中繩小水又曰俺也或从廉徐本

闕濂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揚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公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公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陽逆也揚上善云濂廉檢及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日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冊若因刊之尤

佳

答揚敬仲論詩解

公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姑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繫服之余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尽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唯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

易繫彖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公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特相予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芻蕘女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芻葉大而憂小故墜鳥而深下倍謂墜下曰覃徒緝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交徒南反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日輩及鬼方申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訶后稷之聲深廣也故

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見儒徒因
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
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
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昭未親見耜徒見易有
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
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按今正其字義
平声如字

覃尔雅釋言流覃也覃廷也郭注皆謂蔓
延相被及說文長味也从昂鹹省声詩
曰實覃實訃徒含切又盧字篆文覃者潭既

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
字在六書中為形声如江河之从水而工
典可止取其声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
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是也
覃却無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為偽
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
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体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適之病以葛之憂延故
施于中谷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
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為

據如八月剥枣。剥音普卜。及荆公以為養
老者剥枣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兒
相呼扑枣。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
更坐考之。

鵲來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鳩鳩。鳩鵲。郭
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
鵲者。乃居鵲巢。為鳩鵲。魯昭公三十五年。鵲
巢米。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
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鵲。公在乾侯。
矧鳩鵲亦鵲鵲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

云。鵲鵲。方言云。戴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
鵲鵲亦有之。而鵲鵲身色黑。戴勝身毛毳而
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
鵲鵲其音亟然。獲穀毛毳頭有班者。李氏亦
以鳩鳩為鵲。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
鳩鳩之為鵲鵲。甚明。浙人呼為八兒。川
人呼為阿人。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
俗謂之步姑。其性難拙。粗能為巢。戴勝首
有竦毛。向後鵲鵲。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鳩

鳩之刺不壹正謂鸛鶴也郭景純云布穀
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
鶴呂氏具載皆未常七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止處將祭習舞以日
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
也大德之人保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
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况
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砥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耽樂也說解說也今
俗說亦以女淫為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
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
以真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
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
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挽布買絲來即我謀
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日始
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
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

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羅于羅 雉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 羅之設所以取鳥獸
兔狡如小人爰 緩行不至觸冒
雉性耿介多罹其中 世亂周密
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
言文明則意差 辭 此詩凡言
女皆指君也 女者愛之 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
尤明又卷 阿俾爾弥性之類
不惟是愛君如古之

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負 我自負姓者吾安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
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
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
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
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况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
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

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鷦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鷦鷯
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
魚金也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不濡
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
祿

歐陽氏曰此鷦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物人之魚以
出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
位而不称其服也鷦不當以喻賢者不若

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
其婦媾媾也

毛氏曰媾享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
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儕媿兮嬖兮季女斯飢
董日集注作媿蔚文也南山朝儕蝮螭也人
莫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
高位朝儕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
其妻難媿妾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

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
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
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董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二斤樵斧競
會朝儕卒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
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飢窮于室
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
其說雖示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
今為一媾字一媿字又媿妻季女遂生此
說然朝濟實非蝦煉也彼蝦煉之詩首章

日蝦煉在東莫之敢措故次章曰朝儕于
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
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儕為蝦煉則不
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日如不為婦
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儕喻涇縱
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虜發二之日栗烈 虜發者寒
氣勁發萬籟盡鳴如虜栗也野俗有語籬端
吹虜栗讀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声也栗烈

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
寒氣也其以是故

毛氏曰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
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只如此說是矣感栗乃胡樂一名悲粟一
名茄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
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為
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
服載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冲之
鑿冰之時擇冲和之日

慮寒氣之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冲之鑿冰之意孔氏曰冲之非貌
非声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于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冲
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毛傳曰垤蟻塚
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塚鶴鳴于垤詩
意与零雨其隊同婦嘆于室聞其夫將婦感
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
明皆不見于埳之義惟胡德煒理蒼梧雜
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鶴鳴于埳謂埳為
丘埳非蟻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塚有
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蟻
埳而鳴蟻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
于埳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
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
在下句婦嘆于室意聯于上孟子所謂丘
埳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埳乃蟻塚下王

洪盤馬于蟻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
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
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
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
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
机穽羅縶前跋後躡進退困險詩人取之
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
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太赤鳥凡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
壹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
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吳以類是以香草
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
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机穿之竟猶
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
云狼之遇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疾人
為之戰惧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
跋壹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惧也此說
最為得之

常棣儻爾蓬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
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
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
合孺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
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
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
謂兄弟不如交生子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此二章言凡人以儻爾蓬豆飲酒之飲為樂若兄弟既其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蓬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具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翁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棲簡閱也蘇黃門棲不安也李

氏知論語栖同注栖猶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為定論然以為栖有冷意
麥秋又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熟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駮不猗難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
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辟女奚不能獲
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
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
然

吉日既伯既待 毛傳曰禱、獲也禱未必
為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
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无傷
又亦未為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

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与廐
焚不問馬之意不作

漆沮之從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者從人
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 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共噴燭庭燎故書墳為菁鄭司
農云賁燭麻燭也然則与庭燎有異為今俗
曰甄盆者庭燎歟甄麻淳也音說毛傳為大

燭未安亦未安孰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
今說亦未安孰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
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
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
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擇皮松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
耀一庭故毛謂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
非孰盆也
斯干如跋斯翼
如馬之跋立而張兩翼馬

首如棟薨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跋如人跋足直交若如今說下
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翼矣不應又以跋
為鳥之跋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跋立翼
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是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
上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無慢易忽畧而
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
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
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素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
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素扈名竊脂食肉
之鳥也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
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况于疾病孤寡貧弱
之後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 民窮苦握粟
出卜問日何自而能穀善邪此章言貴賤皆
困窮

前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覓其言洋
渙素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
脂也其曰夏屬^屬竊玄秋屬竊藍冬屬竊黃
素扈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
青色然其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
有兩句云素扈竊脂鳩鷓剖葦注云食肉
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
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
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
而無告者素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寫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明試棄扈彼何嘗能食穀字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下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現是詩非刺暴公也

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 不言蘇而序言之

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 不知果暴公

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

在河內温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

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

記得鄭愚仲魯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

暴者史當考

巷伯捷 幡 者隨風翻覆反覆不

定之狀如此

幡 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

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

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考

北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
職早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
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
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鞅鞅皆在
馬之身維轡言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
如今之肚攢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机草木疏

机當作璣非晋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
皆作玦

又答論易

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
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
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
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牝引十
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牝犯之則跂
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也妻道臣道豈由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季深藏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承教堂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為之恍然函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狀幸視至聞尚留閔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工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聞栩栩則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為多然二有一二鄙

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万里之船向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九者非昔之隱九者也 郭象云子游常見隱九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九而卧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万物之表而万物無與為對者也隱九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九者別是一又非適之隱九者矣昔猶適也故子

纂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哀我

吾遇天難自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
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唯生動乎險中則天
造之唯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邪後

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

矣講義上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為天

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

弗知又三年願問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

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唯矣

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卷等言不

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

瓦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知巧以帶鈞

為注得失之心漶重而憚以黃金為注則得

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之物為

注正冀公所謂以陛下為孤注是也

然在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

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

玉抵鵲金抵龜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鈞抵之則已有掉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鈞二刀之異名如吳鈞是亦不必帶鈞也

荅徐丞書適

公比為從第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莊公事實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為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為閔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太末而惠勇兩尽是無得而異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誅范君之傳

皆能以椎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之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西下至少厲偷俗之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成而下至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邕是其知人而為此奏是又不奏此文不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中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士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

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公奏請六字而改題云
王過判明清揮塵第二錄則為得之時臭味相
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
則尤為全備也併几重照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四明樓

綸大防

民生之所未嘗二靜私慾害之郡邪交騁不操
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孝者無非中惟乃若異端
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
著鏡妍媸坐分亦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
求靜得擾董猶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
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

將求安定

趙振文母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覓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推此而行餘裕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

閔三世孫子相傳室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卽未聞一壁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滄雲起義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侍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欤以沾以察手持圓著登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碎天破
百謫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
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万里瞬息傍人道是
呂洞賓堪笑傍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只

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盡
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
峻增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
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戎亦膏肓誰會
清賞授琴对之万壑同響

十六叔祖登贊

猗欤先生嘉遯岩谷中無一塵高視流裕面壁
宴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焉此面目旁現未知

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
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貞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方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
六稿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
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貞贊

綸巾野服兩自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
殞之餘銜盃漱醪貞欲遁迹于千載之後是將
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登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
有素官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儒子
之色是將坐定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翔
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者耶

叔韶弟登贊

是何為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
數千里而氣益增壑監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
起連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
之高是將歛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風標秀整異竒高遠澗澗京塵而素衣之色不
緇浮沉宦海而鉄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
以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鴻盡所謂向若而歎自
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馮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歲規意已卓然余納
于詞為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陽合生卑退德
生清靜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
之以孝富貴何足論當遂為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節者誰曰小馮君謂為山澤寒儒而有食肉
之相疑為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
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
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
之老矣是笔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鍾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
宦季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
于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鬢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
家季弟兄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腹
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澗松楸以自伸其
志甘守葷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
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
而輞川之可兒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
之膏旨久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
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
入處知凡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彩
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
如來一念或差万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
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
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
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
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

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
奉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為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存
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
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者存擬議
即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
直教喚出南安岩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
角桑櫓過江村

美林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為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
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持律
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夙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
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禮俊苻慕南山靈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登二師之像求余為
贊苻公恪守律嚴究現諸書既得其說欲

歸以淑諸人余非季佛者吾如曲禮三千
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
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貞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見孫拈提
美拂便習成出家見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若一口吞
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真箇到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灵臺莫之與俦方論
子經縱橫受用一段辨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
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
禪指望他一口吸尽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
季札掛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
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為余欣然也

鑑堂新老贊

咄這老頑，手石鉄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裡，
翻身當机便拶，若教過鼓說禪，也會七零八落，
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岩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携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絃命脉，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摸其形強，為描盃是見，
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霜更要。

注脚我則六暇為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
許而精爽猶為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穷靈臺無比，庵空無人雪銷成水，若道，
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鑪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鉄拄杖，栖雲庵中若將終身，
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六畜，
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
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畜取這老古，雖要典。

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益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
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
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
益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瞎堂遠老真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灵急之南荆棘
中吞栗棘蓬現堂深处見古瞿雲、一掃列岫
月印寒潭貞園悟之嫡子而呆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
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之外更無心道人欲問
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遺非身外亦非中在右逢原作麼逢遠寺尋山
無好处不知門外有双峯

新昌石佛

費尽三生心典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
具足尊五彩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亦得上尽層樓却下来何曾見得真
弥勒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公撥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
河絕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
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
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亦賣漿者

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

戲續其韵

金山寺累 累山焦山、 累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
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
寺千人万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决裂剥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
未免橫說豎說草庵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安心切
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庵
却來攻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牛求一語于邑宰教語
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不是長鬚鱗鯉乃知中也
忘牛拽把牽犁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才得五春
是仿兩山之餓夫輒挽挑林之處士拽轉鼻孔
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馮山舊語
重修雪竇新圖解若庖丁恐遭游刃知謝大

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冷倒袖子幪頭徑取
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按出閑身閑市裡尋得靜處相逢了白
話三通那箇是末後一句六因同所問而來六
為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
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袖一鉢一壺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脚
踏著投子机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
未生債尽底还他二快哉
亦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二歸畢竟还了
方是了却須还未生時
涵秋古澗落珠旒几欲相將作勝遊芒屨未穿
心已懶不如莫且休
明月堂前五几山倦游双徑却未还旧甥相与
成三隐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要是歸來
當一見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貞婦壺壽投尽
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
人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双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礼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峯頂上

金我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却不
如莫待僧伽梨便典豎起春梁骨大丈夫休
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夫鶻赤脚
踏透祖師閨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解道本末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万四千偈舌端辨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鳥

有先生子虛子我却曾見語錄來祇有空
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中洗
泥、裡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一般溜、皆
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
聲有洪纖應則同
正為中虛
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廬山、中先有

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
兩鑑相磨只一同
要是非臺亦非鑑
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答而不識面
一瞻頂相爛、巖電橫說
豎說不待饒舌塗毒
一声百獸腦裂

次韻怕父与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
惟揚時在郡齊見所与
心聞一偈慶元六年
斯老示及貞蹟恍如
隔世敬次旧

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
一朝點鐵便成金
拽開鼻孔力無限
坐断舌頭功更深
揚子江頭言在耳
靈山會上笑傳心
自憐鈍置無香氣
四十年来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贊疣
勞君頭上更安頭
若还又有九百漢
葛藤相纏几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
自在心机在目
默然深入

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荅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
圓也一笑又奉大德拈起拄杖全
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得一
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

快道

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
无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箇

荅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万山知有毗盧
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
俱是隱江湖不若两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奉軍驚從來要去
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固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
难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正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
誰能馳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了遺法鼓一聲
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唯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
方識破不知何用个中人

題庠老願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
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
飲食為忌庠者養也願者養也名庠而住願菴

知他養个甚底直待吞却粟棘蓬更与吸尽西
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个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若無身无身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為下一轉

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寻是自寻非身為害既知
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
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
如勿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拈起一
枝草作文云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
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索問著
則差荅著則錯唱也唱不住捧也打不著妙喜
更得工夫時与下个注脚休莫若耍
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元十伍卷終

